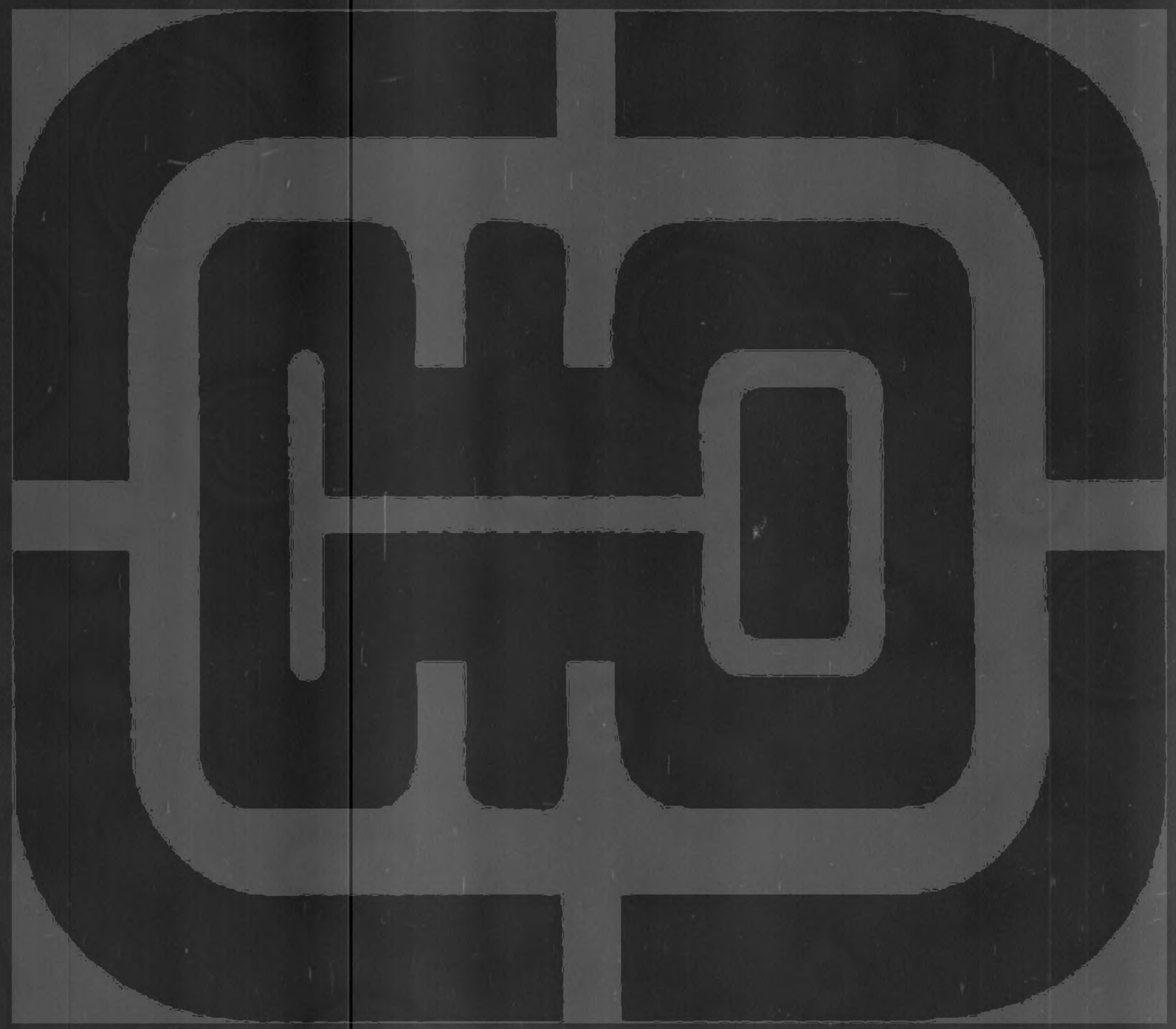

復宿山房集

卷十五之十六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議

春和賑貸議

存心天下者不爲未然之圖而畫卒然之計未有能濟者也夫襲裘者不虞寒持蓋者不畏雨惟其有備也有備則預預則事變之來可以應求而給而無周章措置之患昔漢文時賑貸之令無歲不下粟帛之賜無人不沾惠亦溥矣乃賈誼進言獨曰積貯者生民之大命積貯不豫衣食不足雖慈母不能

有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夫時方亟賑貸而誼乃言積貯若近迂緩於事勢弗當矣而論者稱其通達國體則固以豫防之道可常而應卒之圖難繼也往年吳楚鄭衛間苦霪潦大水氾溢民脫魚鼈者視桑田皆鹵澤而齊魯秦晉復值亢旱禾稼多焦死者歲饑極矣方今春和之時諸潛振榮百物嘉鬯而民之待命者獨嗷嗷然不勝其愁苦呻吟之態此軫念民瘼者所爲酸鼻惻心而思以拯救之也然而迫矣夫所謂迫者非謂勢已無及而可止也謂夫恩或有壅而難徧也今夫千金之家聚數人而食之無難色者有餘故也今國家之財力匱矣試計之賑吳楚鄭衛非數萬金不可賑齊魯秦晉亦非數萬金不可此數十萬金者將安所措置哉不過資之內帑而已內帑之金以待王宮以制吏祿以饋軍需一歲出入纔僅給耳即贏猶恐虛內以供外矧詘也與哉此愚慮其難辦者一也語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大臣以議上天子天子可其議遣使分道而出遠者或數千里外近亦不下數百里安能旬月即達比達而莩委者纍纍矣且使臣齎金而出非自集饑者食之也必以屬之守令守令謂此使臣事耳又不自稽詰也以付之

吏胥蓋至於吏胥之手而弊端始旁午矣行賄者增其口不者削其名由是賑者未必貧貧者未必賑民有匍匐而往啜泣而還者嗚呼民束腹延頸冀得升合之賜以苟旦夕母死而至爲姦胥所困曾不獲饜一飽則安用賑貸爲也此愚謂其患之難徧者也曰若是將坐視其流離顛踣爲溝瘠之轉耶曰何可坐視也夫數口之衆聚食一室則雖多藏之家難乎其久若分布而食之則雖衆人之力亦可以支故民猶之赤子而守令者其乳母也其子啼饑則亦屬其母使哺之耳今守令豈盡胡越其民者哉倉廩府庫各有司存少專制而踰節而苛細者媒蘖其後矣盍奉咫尺之命簡風憲之臣俾亟趨被饑之國問民所疾苦狀諭守令各按所部饑民設法賑之能活萬人以上者超遷活千人以上者增級活數百人以上者褒賞有差大都破拘攣之格假便宜之權如贖金可括也則括之勿以乾沒而濟其私富民可借也則借之務以獎勸而鼓其義如此則爲之守令者自知其責之不可辭而又幸其分之得自盡即至愚不肖亦將惕勵鼓舞黽勉周旋以求仰稱

聖天子保民之至意矣或者謂贖金之額有限蓋藏

之家無幾夫法有旁行而事有通變昔汲黯之發淮
倉富弼之在青州豈皆仰給公家取饒官廩哉一方
之財自足以贍一方之用因時利導隨勢轉移存乎
人焉爾矣誠得其人則恩出於朝廷功歸於守令澤
及於窮民是一舉而三善集也卒然之計其或在斯
乎不然索裘堅氷之日葺蓋滂沱之時迫也甚矣有
能濟焉者哉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
畜終身不得今貯積之利已無及矣則何不自今畜
之乎畜之維何昔夷吾設平準之權穀賤則糴穀貴
則糶而齊國用饒朱子社倉之制官總其樞民通其
利而諸路稱便今其法犁然具在也不可舉而行之
哉其有弗行則亦當事者未有如夷吾朱子者耳然
則愼簡守令尤今日之要務矣乎謹議

練兵議

治兵之道太上審勢其次綜法次官材次修具審勢
者固綜法者精官材者專修具者豫蓋勢有輕重偏
而弗起則弱法有經曲疊而弗振則弛材有良庸冗
而弗簡則蠹具有利鈍缺而弗備則疎四者兵之所
最忌也是故握制馭之勢斯基厚而難搖舉訓肄之
法斯威揚而弗挫任智勇之材斯猷壯而可恃飭攻

守之具斯衆一而不携愚嘗博稽往古諦察當今而知治兵之要未有急於斯四者矣審勢者何今夫懸衡而稱之兩端不爽者輕重得也錯采而陳之五色互麗者經緯均也昔周之時井邑丘甸以制賦伍兩卒旅以寓兵其在畿内則有虎賁有僕從有守隸而根本完其在列國則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而多寡節維時將相不分兵農合一采薇出戍則三捷獻功外兵皆可以内衛也洛水觀戎則六師作氣内兵亦可以外捍也以能居重馭輕綴旒下國則握勢固矣嗣是漢之南北兩軍材官騎士番上有時都試有法制非不良及番上變爲常屯都試罷於郡國其後常屯又變爲遠征三變而漢業衰矣斯其勢也淪夷而弗競唐制府兵統以十六衛折衝教閱魚書調遣循有古意存焉然一變爲彏騎再變爲方鎮又變爲壯衙亦三變而唐祚傾矣斯其勢也偏重而弗平宋内有三衙四廂諸司外有總管鈐轄諸將其後又籍鄉民以充軍伍陛廂軍以補禁衛亦持重計也顧無事而食兵糧交困蘇軾所謂無漢唐之利而兼受其弊者也斯其勢也蹙積而弗運我朝立國之初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

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番直宿衛屬指揮使司而京城之衛屬五軍都督府此內兵之制也天下都指揮使司一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五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如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十二名爲一所一百十二名爲一戶此外兵之制也兵皆土著將皆朝除上有易制之權下無代襲之患謂之兵政有統矣夫何永樂以來旣合三千神機而爲三景泰以後又析三大營而爲十於是團操之制起而五軍之法壞其弊也積而不分而主帥者懷擁衆之嫌亂而難統而備操者率浮游之輩因循苟息旋抽旋缺勢將如東漢之季年耳輦轂之下可無慮耶以外兵言之原伍不足議之召募召募不足雜之降虜祇苟目前罔慮後患勢將如晚唐之悍將耳邊塞之上可長恃耶夫內兵浮冗是心腹虛也外兵單脆是榮衛弱也以捍大患不格明矣昔人有言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今之時勢非亶不調而已可任其乖置矣乎必也復五府之舊規而使左右前後參錯而有經衛衛所之原伍而使召募調集漸省而不用則內外相維體統不紊而致治保邦之術定矣愚之所謂太上在審勢者如此顧勢極未易返者亦措之無

法故也是故京軍非不操練然楊旗而喜荷戈而舞
孰安制而綦節外軍非不勾稽然孰符而索按籍而
抽孰循名以責實必分其部伍定爲品式京軍則各
府自練常操委之坐營把總而本府大臣一月兩閱
閱之日量調一隊試其藝能而賞罰行焉外軍則衛
所自練常操屬之指揮千戶而本城參守一月六閱
閱之日亦量調一隊試其藝能而賞罰行焉軍以見
在爲伍而勾補者徐俟其充技以習熟爲良而兼通
者量示其勸仍糾之以科道紀之以冊籍歲暮
天子大閱京營督撫巡閱境內而通覈其功過焉叙
分數定而教肄專勤惰昭而勸懲立矣愚謂在綜法
者此也然亦有法立而病於難行者則任非其材故
也是故既有兵部又有戎政府中制重也既有巡撫
又有總督外監多也矧識見不同法制互異甲可乙
否則事鮮成功朝令夕遷則士無定志必也居惟幄
者咸頗牧之疇擁旌麾者皆韓白之伍且責之以協
心之義而志切於相成專之以久任之官而事期於
終濟則庶乎將相一心上下一體而法令可行矣愚
謂在官材者此也夫法制備矣材勇集矣軍威奮矣
器用不利是徒手之搏也竊見內外之兵乘羸策駑

被朽執鈍一與敵遇則進無所憑退無所恃往往奔北而摧陷者所備不敵也蓋虜勢狂駛疾於鷹隼而我軍局踡窘於規繩彼輕生而直前我懼潰而氣沮有弗撓亂者乎故欲爲常勝之兵莫若車戰之利夫車行則爲營止則爲衛利一也置鎗銃火砲其上向敵擊發虜騎不敢馳利二也衣糧鎧仗不煩負載而自具利三也省芻秣之費利四也士卒依腓不能棄去利五也持此五利攻有餘威守有餘險故愚謂修具者此也嗚呼勢以維之雖亂必理矣法以導之雖悍必馴矣材以制之雖艱必濟矣具以待之雖瑕必完矣四者談之甚庸而行之可効顧責成之者何如耳如安襲故常而無任事之略或覬覦近效而乏周悉之謀則將以審勢爲紛更以綜法爲操切以官材爲奔競之階以修具爲工費之耗方議而即疑既行而多梗垂成而復廢者有矣自非懸獨照之明破拘攣之格乘事機之會奮悍慨之圖其孰能周旋於險阻之衝哉故兵制可復則遂復兵法可行則遂行將材可遴則遂遴器具可飭則遂飭疾然如鷙鳥之飛而將擊也屹然如九鼎之峙而不可移也沛然如乘風之舟赴壑而下之速也夫然後可與計寇而兵事

無不舉矣不然今日議屯明日議戍此謂可攻彼謂
可守搆室道傍何能有成也哉故事非實心以圖之
幷力以濟之而能底績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終
又在責成

宋韓范二公經略西事始末

唐末夏州人拓拔思恭以討黃巢功賜姓李遂有銀
夏綏靜宥五州之地宋初李維俸來朝以其地獻其
族弟維遷叛走斤澤朝廷以優詔致之賜名保吉尋
還其地保吉死子德明嗣曹瑋欲乘其新立擊之以
絕後患帝不許封德明夏王傳之元昊元昊雄黠多
智素耻其父臣宋及襲封阻河爲固幷地萬里寶元
元年遣使窺河東路謀先攻鄜延知州范雍不爲備
城幾陷會知制誥韓琦使蜀歸論雍節制無狀宜以
仲淹代遂以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仲
淹副之仲淹以延州諸砦多失守請自行遂詔兼知
延州先是詔令邊兵寇至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
擇人以官爲序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
人分六將領之日夜簡練量賊衆寡使更迭出戰又
請建鄜城爲軍輸河中華向租以給兵餉省轉運勞
敵人聞之相戒曰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勿

以延州爲意也初仲淹上言關中虛弱宜嚴戒邊兵爲持重計及元昊陷塞門諸砦猖獗日甚帝遣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計琦主進兵仲淹言臣與琦等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轉延歲月況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曰賊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我兵勢分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破之必矣會元昊遣人求和仲淹爲書遺之令去帝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乃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已賊衆果寇渭州薄懷遠城琦募兵八千人命任福將之令趨德勝砦要擊賊且戒之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諜知賊少易之遂墮伏中大敗於好氷川奏至貶琦秦州後元昊荅仲淹書多不遜語仲淹對使焚之朝議以仲淹擅通書又擅焚之奏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于朝廷也何可深罪乃貶耀州慶曆元年元昊進圍豐州陷之復以琦淹分制四路元昊寇鎮戎軍副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爲賊所敗賊遂乘勝直抵渭州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仲淹自將蕃漢兵援之賊乃引還帝聞之喜曰吾固知仲淹壯也因遣王懷德諭仲淹徙鎮涇原仲淹乞與琦俱曰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爲掎角

漸復橫山以斷賊臂琦請於鄜慶渭三州各益兵三
萬俟賊舉動觀利擊之帝悉用其言乃復置陝西路
經略安撫招討使開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
分領之琦仲淹在兵間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
者咸推誠撫接自是賊漸屈又饑饉頻仍死亡瘡痍
者相半上書乞和時朝廷亦厭兵許之乃召琦仲淹
還按仲淹經略西夏城十二砦以撫流移城大順城
以據賊腹又以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請招徠賞諸羌
閱其人馬立爲條約由是諸羌咸樂爲用蓋其意主
於招納故所至定堡障通斥堠興屯田爲持久計琦

則憤賊勢跋扈期剪除根孽不欲以牽制爲名故每
議西事輒與仲淹左當城籠竿城以通蕭官之道沙
汰冗兵增練士著修戰守具以此諸將多勇敢者然
兩人計若相反而心未嘗不相得故能各用其志以
立功邊境西人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
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其威名蓋金重
一時云史臣曰宋當僭遷屢叛時不即討平姑用名
爵羈縻之蔓延至於元昊噬臍矣范恐激成其禍故
主撫韓恐養禍益深故主攻兩公者各有攸見形迹
非所論也以能聲威相倚金挫勍敵休哉然方任福

喪師元昊以詩書至危矣竟獲原者則二公忠義素著也范嘗以天下事自任韓盡力事君死生以之故任福之敗韓之不幸耳通書元昊殆以亮節自信也若乃逡巡顧忌違嫌遠害小丈夫則然豈所以論二公哉嗚呼人臣欲乘大義急國家之難結主上之知樹勳名光竹帛者當觀二公之行事矣

漢儒專經名家源派考議

天地之道寄之於聖人聖人之心著之於經訓是故易闡陰陽書紀政事詩治性情禮定名分春秋昭勸懲皆聖人所爲淑人心垂世教者也自夫子刪述以後七十子之徒咸能原本師承守信宗旨故當時列國諸侯學士大夫猶及覩六藝之全聞洙泗之說及秦政暴虐鄙厭儒術舉經籍而付之烈焰吾道一大厄矣然而山巖屋壁之所藏故老耆儒之所誦記往往有焉漢興除挾書律置博士官斷簡遺編稍稍繼出一時傳經之儒又能各據見聞轉相授受淵源既異流派斯殊余嘗旁覽百家博綜諸說則亦識專門之塗徑辨道術之指歸矣自今觀之易則田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一傳而施讎孟喜梁丘賀之學分而爲三及東郡京房自云受易于焦延壽于是並

立而爲四其後劉昆戴宏同受之施注丹任安同受之孟楊政范升同受之梁而京氏之學以占候不傳及費氏興而田何亦息矣然田何受之商瞿商瞿受之孔子其學何可廢也書則伏生之後授於張生及歐陽生歐陽授倪寬寬授歐陽之子爲歐陽氏之學張生授夏侯都尉以及始昌與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子建爲小夏侯之學其後尹敏桓榮牟融王良之徒咸衍三家之緒而歐陽之傳則最盛矣然孔安國之尚書乃得之孔壁中者世世守之尤爲近正焉詩則申培公傳之趙綰王臧周霸者謂之魯轅固生傳之伏恭景鸞匡衡者謂之齊韓嬰傳之貢生孫商薛漢者謂之燕而毛萇之詩傳之貫徐衛鄭者於風雅之旨尤爲有得焉禮始於高堂生而蕭奮后蒼最明其業其後戴德之學爲大戴而傳之徐氏戴聖之學爲小戴而傳之橋陽慶普之學爲慶氏而傳之董鈞亦已顯矣乃安國之古經河間之周官馬融鄭玄寔深信之顧不立於學官何哉春秋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鄒夾無傳穀梁之學傳之瑕丘公羊之學傳之胡毋生胡毋生之所傳者又有顏彭祖有顏安樂其學盛矣左氏最後出至賈誼爲訓詁以授賈

公翟方進劉歆誠春秋之宗案也乃亦不列於學官何哉愚嘗議之道在天地間無一日可息也煨燼於秦復表章於漢亦循環之理矣當是時碩士名儒雲蒸霧散雖其裒集訓註之者人殊其指家異其傳然而衆星發彩同麗乎天百川支流咸注於海即其懷瑾握瑜分鑣布軌以宣昭往聖之精蘊而疏導六藝之波瀾安可謂於道無所助也矧散亡之後掇拾甚艱草創之初恢弘不易於時而欲一新往緒復購全經則雖使游夏再作或亦難矣而況可責備於漢儒也哉說者乃謂漢儒窮經而經絕而一以宋儒之理學爲主漢儒之註疏盡黜不用夫使宋儒當漢之世其搜羅綴緝之功未必盡賢于漢儒使漢儒得以因依註脚憑藉筌蹄安知其弗能潤色也昔者孟子以道統自任而曰去聖人之世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漢儒多齊魯之士而去春秋時不遠其所得大都有自矧稱爲專門者耶是故漢儒之訓詁宋儒之理學所乘之時不同耳而未可以軒輊論也何者六經之訓聖人之心也有得於聖心則六經之訓固因之以貫有裨於聖訓則聖人之心亦賴之以明非有二也通於此說而以之窮經有達觀矣

大行皇帝尊謚議

恭惟

大行皇帝纂純熙之丕圖履郅隆之昌運寶祚膺於九葉景佑協於三靈恢闡鴻謨握乾綱於保泰對揚駿烈溥離照於燭蒙臣民嚮闇懌之風夷夏銜敉寧之福光華聿振功德難名若其祇若承乾虔恭格帝政令協庶徵之應動靜順五氣之符肅燔瘞於介丘薦珪璧於泰時宸衷夔夔欽昊穹也蚤毓英賢懋勤睿學惟幄閎勸誦之益辟雍隆視幸之儀容啓沃於師臣躬被服於儒行聖學孳孳崇道原也冲穆嚴視朝之容溫文溢接下之度體不勞之眞寧握默運之玄功徽美內融萬幾坐照宵乎神明之幽鑒也軫恤下拊慰之條優賚布濩貸之令罰恒宥於小眚赦必逮於覆盆濊澤湛恩中外胥戴恢乎大造之露冒也俞臺官之請而制額頻增重儲材之科而局選克怨擯浮縟以軌士習宣功令以厲學官文命所敷何丕煥也天戈挽於大閱而紀練增威綸誥飭於固防而烽塵遠靜欵塞納邊酋之貢獻俘殲島夷之魁武略所薈何伊濯也悼節儉以阜財容忠諫以納善法網斥夫操切政體戒於繁苛事必疇咨動鮮中制德心

純也繹末命於玉几追顯冊於慈闈憲典釋方技之流先烈恢湔拔之力帥遵成法振刷曠儀孝思永也惟茲衆美之總萃故令聖德之光昭方將衍敦裕以凝釐貽平康而錫佑益培無疆之慶適觀有道之長而變起氛沴凶遘霄極欻御鼎以升漢顧遺弓而上僊是以抱摧裂之深悲恨攀附之無從也臣等逖覽往編近稽前代有照臨寰宇之偉績必有焜燿簡牒之隆名於以播懿鑠於弗堙垂景炎於不朽也

大行皇帝尊謚宜自天錫之曰順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恭皇帝廟號

穆宗上以配太室之徽稱下以熙奕世之鴻號臣等拜手稽首謹議

新建文成侯謚議

蓋聞謚法之立以褒顯其名者所以勸天下之善也謚法之行必稽合其實者所以示天下之公也是故品隲生平者采其長綜覈衆美者識其大蓋片言之擬議定厥終身一字之寵榮光及百世安可以無慎也伏惟已故新建伯某明時碩輔振古人豪問學淵源早銳志於作聖踐履純至晚見道於良知抗疏闕庭權奸奪氣謫居荒徼夷類輸情宰廬陵而德化大

行歷郎署而勳華益著當其巡撫南贛巨寇方張盤據巢穴蔓延州郡公奏罷調兵選練土著擁旄福建則漳寇成禽移檄龍川則寨酋爭順攻橫水破桶岡下九連襲三浰由是數年之逋寇盡平而四省之荼毒始釋已卯之變寧藩顯設逆謀睥睨神器襲攻郡縣劫殺守臣遠近之人靡不騷動公以孤軍之危赴倉卒之難首圖牽制之策以撓其謀陰設行間之權以離其黨樟樹之會義旅雲興南昌之拔賊衆瓦解攻九江以便聲援據南康而躡賊後竟使鯨鯢失利奄成樵舍之圍虎兕亡羣卒就昌邑之縛此其掃除霾曀平定江淮兩京之鍾簴特以奠安九廟之神靈因之歆慰者也逮夫旂常紀績伯爵賜封猶能振餘烈於思田奏膚功於兩廣布恩施信羊叔子之懷吳罷兵息農趙充國之計寇矣猶獞不擾萬衆歸降伊誰之力哉蓋常合而論之公有輔世之志而力足以充有應變之才而謀足以濟原其始蓋本之學問之功要其終允就其經綸之緒按論法道德博聞曰文安民立政曰成以公之識研性命學究身心凡縉紳大夫四方人士聞風而附望景而趨者莫不問業於門牆定交於師友此非道德博聞者乎至其弘濟艱

難削平反側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如解倒懸而登斯民於衽席之上此非其安民立政者乎在昔韓昌黎起衰濟弱獨以文稱杜如晦好謀能斷特以成謚公於二子實兼所長謚曰文成孰云不當謹議

論

心之精神是謂聖

學爲聖人者不當求之聖人而當求之吾心非吾之心卽聖人也吾心之本體卽聖人心之本體也本體者何純一不雜虛靈不昧歛之渾渾而出之蕩蕩索之冥冥而廓之昭昭者也是本體也在聖人非有加在吾人非不足維皇降衷厥有恒性一而已矣但聖人全是本體而達諸天吾人失是本體而累於欲斯聖愚之分所由相遠而其初何嘗有異哉故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蓋心者聖之體精神者心之體知精神之所爲則知心知心之所爲則知聖矣何言乎其心之精神也今夫日月之明雨露之潤風霆之擊孰爲之乎天之精也時而爲雨露時而爲風霆孰爲之乎天之神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而所以妙運之者亦惟有是精神而已豈惟天哉地之精神發於山川山

川之精神發於草木蓋未有一物無精神者也無精神則不能以運是故腐木不可以生寒灰不可以燼何也其機塞也吾人之心以統五官以御百體以具衆理以應萬事豈塊然一物哉固必有所以運之者矣其運之者即精神之謂也是故耳目手足其能視聽言動者此精神之爲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能親義序別信者此精神之爲也人惟於是精神之本體氣稟以拘之物欲以牿之習染以汚之使夫純一者雜虛靈者礙則機窒而不能通氣餒而不能運譬鏡之蒙塵無以見眉睫刃之未硎無以斷割編

何則其精神有所不足焉耳故人見聖人踐形盡性惇倫察物以爲聖人之盛德大業必有所以獨縱於天者而非夫人之可及矣然而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何嘗外是心也聖人之所以爲心者何嘗外是精神以運之也故欽明濬哲堯舜之精神也祇台聖敬禹湯之精神也文武之精神在於緝熙執競周孔之精神在於思兼好古夫是數聖人者其精神之存纔一念之微耳而以之光四表式九圍制禮作樂繼往開來者恒必由之乃知作聖之本果不在於言語動作之間而特在於涵養本源之地本源一定而聰明之

象顯廣大之量充可以兼兩天地進退古今視宇宙
內事皆吾分內而聖人之道不在堯舜禹湯文武周
孔之身而在吾之一心矣故易曰直方而大禮曰莊
敬日强孟子謂之浩然曾子謂之弘毅皆以發明是
精神之義也學者不知反求乎此而日汨汨焉循聖
人之糟粕以求達於性與天道之域是衣冠而學叔
敖形體而擬湯文者耳貌雖肖其如精神之不屬何
哉抑心之精神易於昏昧放逸而難於操存收斂是
故木蠹而蟲生然蟲生而木益蠹醯敗而蚋集然蚋
集而醯益敗人之一心衆欲交攻則其精神之本體
已異於聖人之清明矣而識之不早反之不力物交
物引危者愈危又安能復其初也故必謹獨知以徹
精神之蔽屏嗜慾以養精神之萌靜而勿淆虛而勿
塞斯則泰宇定而天光發而吾心之本體庶幾可復
見乎故曰人須是識其眞心嗚呼心之精神卽眞心
也

漢高帝善將將

史稱高帝善將將未足以盡高帝也高帝之成帝業
豈專恃諸將之力哉提戈擁甲攻城掠地橫行六合
收輿圖而歸之漢此諸將力也至紓謀畫策悉計定

議身處帷幄中而天下之大勢灼於指掌彼諸將者不過爲吾之奔走役使而已斯則良平之善謀高帝之善聽諸將安能與哉漢之諸將稱功高者莫如信與布與越矣茲三人者皆相繼反信反獨亟卽高帝善將將奚不能羈縻束縛令三人者始終於我而有其孚心帝不能保三人不叛漢則亦不能保其必德漢以立功若所稱築壇而拜裂國而封以處三人者安在如昔人言能飽其欲以責千里也三人之必爲漢用也非高帝鼓舞之功漢多謀臣天下之心屬漢者十七卽項羽之彊力帝左旋而右伏之如檻虎而鬬其外毒噬不得逞焉三人者自度其才勇孰與項羽而又無項羽之貧則視漢之氣勢赫震業志懾而氣沮安得不屬漢以立功名若謂三人之功名感於禮遇之厚而然則方其未附時未有築壇之拜裂國之封而固已甘心於漢也奚事鼓舞焉三人者旣已事漢漢待之殊禮及視在漢帝側者多深謀密議之臣而已獨被厚寵擁重兵于外安知三人者不疑帝之陷已而以形迹自危也故越布王蚤最先反信王遲最後反權偪則懼位極則疑勢然也安有處將臣於疑懼之地而謂之善將將哉故擊齊定魏仆趙下

燕兵革所加亡不糜滅漢得天下不可謂非諸將之力而獨謂其操智任術爲得將將之道非是也智術可以馭俠士不可以罔賢哲可以權一時不可以圖久遠世有尚父方叔之流而欲倨洗嫚罵以折其節施不測之恩威以顛倒之亦甚悖矣得雉飼雀得兎飼鼠帝以處嬰勃者豈不甚約而卒保首領全功名者乃惟嬰勃輩也三人者功甫就而鼎鑊蕭斧已及之矣是鄉所爲築壇裂國拜而封之者不乃植禍於三人也哉大都漢得天下多由良平之謀若窘鴻門圍滎陽困白登崎嶇顛踣相與周旋而計出之者良平力也亡良平即三人者不可得用也國士之薦躡足之請三人之動定良平疇之審矣其在帝側曰是可以拜也可以封也可以禽也終三人之身榮辱生殺良平計之耳故知亡良平則三人不可得用然則非高帝善將將好謀能聽乃善用良平也斯可以盡高帝哉

孔子學無常師

道無方故聖人之學亦無方夫凡囿於方者物也物則可以形求而象執是以泰山至高也猶能陟其巔巔之外無與於山矣滄海至深也猶能涉其涯涯之

外無與於海矣道則弁包天地而無內外貫衍古今而無終始散見於萬事萬物而無紀極其可得而囿之哉不可得而囿是謂無方無方之謂神聖人之學兼總條貫六通四闢天下之人咸仰其德業之盛而曾不得以窺其淵源之所自者則其所存者神也故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彼夫世之學道者仁者見之謂之仁曰吾之師也從而學焉知者見之謂之知曰吾之師也從而學焉守一曲宗一氏則其所淵源未有不可得而知者也何也彼各有所囿之也聖人之學以兼兩天地進退古今經緯民物其所自負荷非眇小矣則孰得而囿之哉是故道在方用則師文武道在典謨則師堯舜道在銘範則師禹湯道在卦象則師宓羲而猶不足以囿之也而其細至老聃之禮養弘之樂郯子之官師襄之琴苟有一隅之見一技之長亦其所樂取而不遺者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以三人之間猶必有師則無適非師可知也夫無適非師者非聖人猶有所不足也其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蓋有見於道體之無窮矣是故發憤忘食好古敏求多聞而從多見而識其不自足之心固如此不自足故有師其不自足之心無間可

息故無常師有常師者盡其師之藝而師道止矣是故學射者師羿不能合規矩於倕學奕者師秋不能叶律呂於曠其所得者無幾也聖人無常師則無定業無專能無定業而其業始崇無專能而始無不能是故金聲玉振集羣聖之成矣斟酌禮樂會百王之法矣上律下襲體天地之撰矣季井識犬莘實通謠盡事物之理矣萃百行而不見其益悉萬善而不顯其盈愈析愈精愈擴愈大而人之視聖人者徒曰多能而已博學而已至其淵源之自則豈惟衆人不得而名言之雖智足以知聖人者亦不得而名言之也

學至於不可名言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斯哉雖然非終不可名言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而夫子自謂亦曰吾道一以貫之蓋道生於一一生於天天以一理之精賦之聖人聖人以一心之精兼統萬類故師之所在無適非道道之所在無適非心心極一立而道之無內外無始終無紀極者咸管是矣其無方者豈遂汗漫而無歸而所謂無常師者抑豈泛遊廣涉而無當者哉後之學者慕聖人之大而無其實而馳騖於百家衆藝之途曰我將學聖人之無常師也則不至於多岐之謬者幾希顏子曰我守信一

學不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此顏子所以爲善學聖人也嗚呼欲學聖人者學爲顏子可矣

九德論

予讀書至唐虞以九德官人則掩卷而嘆曰盛哉夫天生全材以光啓雍熙之運而君天下者能兼舉而盡用之以克遂其輔理之功治之盛也化之極也夫才至難得也朝得一人焉舉而用之暮得一人焉舉而用之而猶虞其弗繼也況於九德之咸事哉九德之咸事則非唐虞之世不能也何也賢才者應運而生者也德業者乘時而顯者也堯舜之時何時哉皇風未邈光岳猶完天地中和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非一日矣貞元所萃聖哲挺生是宜人才之出蒸蒸然有九德之盛也故爲寬而栗爲柔而立爲愿而恭爲亂而敬爲擾而毅爲直而溫爲簡而廉爲剛而塞爲彊而義粹然中正藹然和平其德之純煌煌乎如八音金奏而律呂之相宜也如五味克諧而芼芬旁達也如衆采雜施而丹絲藻繪炅乎備大觀也此非鍾天地之精淑而關氣運之休明者哉夫天下有一才士亦足爲世道慶而況九德之全生也爲

天下者得一才士亦足以輔治而況九德之全用也以此九德者而全生於堯舜之世全立於堯舜之朝翕受敷施罔有遺伏則唐虞之化所以恭已無爲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固有繇矣是故用之有家則爲浚明用之有邦則爲亮采以能師百僚時百工焉撫五辰凝庶績焉其輔理之功又盡章章如是也故當其時堯舜總其樞九德能其官元首股肱相待一體而賡歌喜起之休迄今莫與儷者嗚呼何其盛哉易泰之初九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夫當泰之時君子道長羣賢彙進則上下交而志通故吉其九德咸事之謂乎後世風氣之淳其去唐虞之世遠矣人才之盛其不及九德明矣君之去堯舜其不相及又明矣而欲治道之隆則何可得也是故商之三俊孰與夫祇敬之儔周之四友孰與夫有常之品以武王之十人而孔子猶曰唐虞爲盛則自十人而下可知也歷漢而唐而宋而迄於今又可知也所以然者匪獨風氣之漓也師道廢而振德之益微所以教士者非古矣科目設而明揚之公泯所以取士者非古矣銓補之格立而謝事考言之法壞所以課士者非古矣士生其時非該載籍之繁工詞章之技雖德行道藝與

九德金盛亦無所售於有司矣況否者乎雖然秉彝在人厥賦爲一九德豈絶德哉能理義以養其心中和以養其性剛大以養其氣習俗弗能移科目弗能累則今人與居而唐虞之人與遊帝臣安得而專美哉嗚呼非豪傑之士不能也

漢唐宋黨人論

甚哉黨禍之大也始于君子小人掎角相競而不已正者必難勝邪而國受其害夫以君子視小人則殊科矣然徇其意見矯亢過激至于傾敗天下而不能挽惡得無罪邪試以漢唐宋事觀之建和以後蕃固秉鈞范滂張儉之流雲翕景附思以清議濯易一時曹王側目牢修構誣盡錮名士善類旣殲炎曆之亡曾不旋踵爰及長慶牛李構隙立交相軋羣衆鬬利鼓煽成風迨其末路白馬清流橫罹毒手識者悲焉紹聖之初申溫弛政章呂彈冠楊畏叛議清臣媒進繼述熙寧報復睚眦凶豪寢昌鼎祚遂南蹙乎自古戕害人國未有若三黨者之甚烈也可不畏哉夫小人羣若稂莠不種而生去而復蕃爲嘉穀病小人兒頑則類苟可以空人之國而傷其善良直無不至吾何誅焉獨惜夫諸君子之處此未善也世不能盡小

人亦不能盡君子貴在潛匡默導救害于什一吾旣
自立門戶標榜過高一薰一蕕挾不兩存之勢又不
自度銳意攻之至以督郵刻常侍郡吏捕黃門力取
成勝反爲所噬併其身與黨掃而空之古稱圖虛名
受實禍知進而不知退者漢黨錮諸君是已德裕奇
音金負時望議論稍忤水炭遂分宗閔結釁敏中背
恩太牢羽翼旣成而德裕復以一夫之力欲盡去其
類宜禍之及矣其後獨孤崔遠之徒競倣弊習嫉惡
過嚴與患爲隣使柳燦李振因幡蚌之持肆漁人之
取邦之殄瘁德裕裕釀成之也安石立法初意亦善祗
以偏執見嫉正士元祐新政尚當熟議緩行迺徒知
改弦之急切纓冠之憤不分玉石一切芟除奸人怨
恨切齒紹述之談實緣得進名賢黨禁貶竄靡遺誰
執其咎乎要之數君子者操心甚忠其爲國謨畫非
不切至也機權稍闇馭制無策卒蹈于宦豎之禍而
儉夫之羅網而莫救可哀也已然黨之爲害又非顓
顓諸君子罪也食必腐而蚋集木必朽而蠹生桓靈
昏德文宗不振哲后幼沖命亂政陂國是繆戾朝無
衡準之平野有告訹之習佞升賢屏黨人始昌故欲
消彌斯害非君臣交盡其道不可也君之道曰明而

斷臣之道曰公而恕君子朋德小人黨利外雖相似中實懸殊進眞退僞裁鑒靡慝師師濟濟險詐莫容是謂之明君權獨持萬幾無弛太阿不失吐珠必吞賣威竊柄之臣罔敢睨視寡廉鮮耻者莫得而憑藉之是謂之斷百夫同舟期于濟岸十手並射志在中鵠異議不立穆穆相濟是謂之公曲待羣小感之以誠而器使其才彼將磨濯求爲包容孰肯矜伐技能互搆爲奸是謂之恕四者所以彌黨漸安寧區宇之務也是故上有皇極大受之君則比德化下有九二中行之臣則淫朋亡要在爲天下國家者審所圖而已

聖王御世之制

兵不常用於天下也不常用而常設聖人所以能持天下之寧於無窮夫兵之設久矣所以禁暴戢亂威不軌也待暴而禁亂而後戢不軌乃始威則兵之用宜無幾耳以無幾之用而聖人厚爲之慮儲不操之械籍弗役之民區畫甚詳而令甚具豈過計哉國之利器有所不用而不可以無設用兵者貴權變設法者尚經常經制一定建威銷萌兵革之原息天下輻輳歸命翼戴一人行之數十世猶不敗也黃石公曰

聖王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爲之制蓋其永持至寧之術如此嘗考孫吳論兵其說閎深闊遠至於無形無端而未有一言及經制者內政之令被廬之蒐庶幾乎節制之師然政不加於四封之外教不行於奕世之下可與定難不可與持安也聖王執大象振長策計安天下爲萬世規嘗在創業之初創業之初亂事終而治事始今所繇盛昔所繇衰今所繇得昔所繇失可循跡而睹而後之盛衰得失其執又將復然處慧割之時不蚤爲制以待垂衣委裘之主衰而後維之失而後救之聖王之慮不若是疎也故善立國者莫急於因時莫要於審勢夫置將宿兵久屯戍而不解而天下不得安櫜弓臥鼓偃然不爲備而天下不得安兵多則太強少則太弱太強則不戢太弱則無振是故定制難也聖王籍九畿之資乘疆理之便因井邑丘甸而設革車乘馬之賦因比閭族黨而設伍兩徒御之籍因公卿師士而設伯帥監牧之權近郊遠郊則州鄉酇鄙異制焉自王畿達于侯國則六軍三軍二軍異統焉討軍實而訓之則蒐苗獮狩異時焉聖人非不知振兵釋旅與民休息乎無爲也文治武功常相輔而爲理伏險于順思難而備固聖

王所以計天下萬世之安於無窮也然而以天下養天下非外索資也以天下衛天下非外索助也營壘蔽櫓取諸車輿之餘寻戟取諸鉏鎒之餘旌旗取諸織紝之餘勁弩利鏃藏之武庫卽鄉陲而旃焉之所遺也桃林華山谷量牛馬卽鄉放而歸焉之所畜也故其時兵雖設而天下不見有兵之形其所名爲兵者皆緣南畝而執耒耜者耳千耦不易處三時不輟業而爪牙之士貔貅之旅已足以建威於天下然有不貢不享不王者有文告之辭威讓之令不遽勤兵於遠也不得已而用之以平璋

發諸侯人諸侯人飭車騎待戰不徹禁旅行也七家而一人役七征而一方遍不盡閭左而發也故兵雖設而民或戴白不知有裹糧坐甲之擾者爲備而已非以爲用也六師之衆隸於封圻九伐之柄握於天子五服之君長奔走祗役惟上是聽自受斧鉞者不敢有專事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天下之勢不鉤繩而聯無關鍵而固雖有狡猾之民無所飭其智而暴勃之姦寢焉則所以御之者得其法矣此周之所以保世滋大後嗣蒙因業故遺策而安也東周以還上失其御內徹王畿之兵以戍申甫而外割地以賜秦夫

且以兵戍人以地予人制於何有自是大阿之柄移於倒持尋斧之殘施於所庇然片詞勤王諸侯景赴則猶有方伯連帥之意存焉秦懲五等之失銷天下兵聚之咸陽自謂天下無難秦者乃關中一呼百萬之師折北不救何也秦既已帝制而爲天子天下孰不爲秦乎乃弱天下以強關中則是弱秦強秦勞秦備秦故天下壞也蹤斯以談周秦修短非制有存亡周設兵以備民而秦設兵以自衛也徵獨秦也漢南北軍以七校更焉而壞唐府兵以曠騎更焉而壞宋禁軍廂軍以義勇保甲之再更焉而壞凡此始未嘗不振飭後稍陵夷也夫兵之設猶置器然置則圖其安用已則復其處數徙則殆秦之兵困於其聚措置非也漢唐宋之兵聚而莫圖其用而莫反其處譬之於器非亶數徙而已故天下亦從而壞也揆厥所由先王之兵農合而後世之兵農分也先王之兵出乎農入乎農而後世之兵出於謫發徵調召募而非一名故罷則莫適往也是以先王之世兵民恬嬉而有餘後世以農養兵而農病徵兵于農而兵亦病其甚也輓輸天下之粟以贍六軍而又發內帑以餉邊卒既募郡國兵實塞下而又徵邊兵以衛京師內外

繹騷本末衡決其害豈獨轉漕之費徵募之煩哉蓋至是而益嘆聖王之制之善爲不可及已雖然制亦未易言也不井田不封建周制詎可復哉然而其意可師也夫木繁於實則枝披物勝於權則衡殆先王之意要在以內制外以重制輕而已誠使長馭遠撫提綱紘廟堂之上細無在庭大無在邊郡國之兵足以制邊塞而京師之軍足以制郡國不爲變扶撥柱撓調劑彊弱懸衡天下守在四夷是固太平之略矣何必成周然後爲制哉

復宿山房集卷之十五終

復宿山房集卷之十六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策

問古大將立功闕外者曷嘗不仰籌策廟堂之上哉其時君臣相與謀深計若借箸而畫聚米而譚留屯湟中則璽書詰其便宜用兵淮西則中丞察其形勢皆謀得於內事舉於外多算之效可睹已顧兵事稱機因敵轉化難以一議拘也舉成算而授之謀不忌先傳權不疑中御邊何術歟乃匿師邑蹈不密之譏頓甲遼陽

貽無功之悔豈謀臣之計有所失歟能如李廣徙之東道勇如賈復殆於中山豈將臣之材束於御歟單于請罷塞休吏卒便計也而侯應獨違其議陳湯誅郅支空康居專事也而向永金列其功豈廟議與將權故相左歟則何以裁當否制操縱也法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諸士誦習而通其說久矣試列其得失準以今事詳著于篇毋徒効熟而曰議論當省事權當重也

廟勝之謨貴斷然議不可不審也閫帥之任貴專然材不可不辨也夫紛於辭者淆必然之畫故斷足貴也而違衆獨是者或執偏指以敗謀牽於制者虧獨至之功故專足貴也而輕試漫嘗者或媮小勝以隳敘是以善謀國者擇議貴審審則鳩衆論而裁當否自不謬於斷矣善任將者甄材貴精精則別羣品而制操縱自不病於專矣明主所以擥經國之遠猷弘御世之上略慮無遺策官無遺能用是道也兵家者言古聖王命將推轂而遣之授鉞而祝之其託權甚重也大將在外君命有不受國容有不入其蒞事甚專也則謂主與將提衡而治閫內外耳而不知其所以相成而共濟者固有道焉蓋聞曲阜之錫不後營

丘鄧侯之土先於平陽是知慮爲事因謀爲戰本故攻拔之略運自淵藪之中原野之功收之穆清之上自有征以來所不能易也當時哲后察相相與下帷密計造膝深謀拔人之城則議守伐人之國則議攻實而備之則議屯亂而取之則議戰諰諰耽論可得而詳焉酈生謀立六國橈楚刻印行佩矣留侯借著上前畫其不可者七而縣寓瓜分之難銷于食頃也光武躬率諸將征囂慮險凡還矣伏波聚米爲山開示道徑甚具而關隴土崩之勢在於目中也先零之役爭言擊之便營平力請罷兵兆湟中至煩重書詰

問虜何時誅兵何時決意甚動也計服早開則先零自下耳淮西之師爭言罷之便晉公自請行營察諸軍還奏攻取形勢若將材否賊曲折狀甚悉也計克淮蔡則兩河皆震耳是皆灼幾於未兆圖勝於無形其先事而計也若飛衛照牖越人視垣循本見標緣表察裏一何詳也其計定而舉也若容成布筴造父操輪磨刻不謬途轍懸合一何符也則多算之效可徵已說者乃謂兵者機也因敵轉移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而決筴于此就效于彼謀之而得則漏於先傳而敵知其備謀之而不得則牽於中御而將不得盡

其能皆危道也然而撓楚之謀非諱於羽也度濬之師非掩於篤也璽書往返西羌固聞節使甸宣蔡人所賭謀誠得何忌於先傳乎韓彭裂地遂承六國之封成歙監軍寔總二邦之賦破羌上狀充國固願於自功入蔡衡枚李愬不嫌於徑襲將誠良何撓於御乎武帝匿師馬邑誘擊匈奴竟漏言於尉史太宗勒甲遼陽進攻安市卒困頓於堅城則非謀臣之計失也席中國之盛強競生事於夷狄雖有安國之謀玄齡之諫拒弗聽耳夫戰勝易守勝難竟寧時單于入朝請罷塞休人民固漢武唐宗所力爭而不可得者乃侯應獨議以爲勿許意恐苟一時之安將廢累世之功齡中國之固不以近利妨遠慮若應者得謀國之體矣李廣材氣無雙而武帝徙之別道不得一當單于賢復折衝千里而光武常引自從不令遠征別將則非人主之過御也扼虎之氣方揚被羽之鋒甚銳雖後期自裁先登被創固弗悔耳夫喜事易任事難初元中凍湯奉使蹈康居斬郅支固廣復所深懲而不敢專者乃劉向谷永交口而列其功意謂從矯制之議則無以酬捐命之節厲戰士之心不以小疵掩大美向永其知論功之權矣繇斯以談議有然有

不然而權有御有不御因時而審則議弗淆擇材而任則處權當使議戰功于元狩貞觀之間是兵愈耀而不戢也議休戍於竟寧初元之世是備愈弛而不振也器小而重其任是李廣再辱而賈復重創也功大而罪其專是桀虜可縱而國威不必伸也故曰議當審材當辨也俗儒闇於大較厭吏牘之冗見以爲龐雜而多端則曰議論當省也矯將權之輕見以爲齷齪而不振則曰事權當重也愚則以爲今之議論病在不擇不病於多也今之將權病在不任不病於輕也何也古之謀臣議不厭於詳者左畫中規右畫中矩以謨謀爲議論也今之議論文墨而已狃博士之見則引章句而飾韜鈐褒縉紳之辭則稱干羽而絀介冑修司馬之法則按例簿而具文書矜策士之長則鼓唇吻而規經略乍埋乍搰終鮮成勞一傳一咻徒惑衆聽据其言則辯究其計則疎法多筭勝少筭少筭勝無筭今可謂無筭矣又安用省乎古之將臣權不嫌於重者材則干城誼則心膂以功實爲事權也今之事權寵利而已俯仰於大吏之前則屈折其體貌闚瞰於樞軸之地則屑越其精神膏澤於幕府之租則解嚴於紀律羈牽於刁筆之罔則坐失其

機宜利害所迫進退蠕濡緩急弗支首尾狼疐授之任則重詢其望則輕法官人實當名名當實今可謂無實矣安足託重乎嗟乎議弗當於用議者之失也過而聽之亦失也以其有所弗當而遂不審尤失也今議朝以入夕報聞議夕以下朝報覆築舍不責其成盈庭莫執其咎則是下以議誣上而上以議自誣議彌多功彌寡也善審議者參聽而並觀公會而結智以其言授其事以其事覈其功事成則操其符規敗則執其契符契之合而勸沮行焉故無用之辯不上聞而浮淫之談不留朝也不觀齊王之聽竽乎列衆吹一一而聽之濫吹遂遠是以聽之之道遠之也人主審議如齊王之聽竽也議何有不善而又何必於省哉將材弗當其任者其人非也過而使之亦非也以其不任而遂不辨尤非也今帥受鉞裨伺其權候守陴尉牟其利軍庸以賞格槩錄簿責以巧文倖逃則是下以名蔽上而上以名使人名逾飾實逾亂也善任將者因能以授事提名以考實以其材督其用以其用督其効効著則厚其權功泯則奪其藉權藉之託而誅賞立焉故紀綱之柄不下移而奔奏之能不上束也不觀造父之御馬乎察良駑別車而駕

之驂服並進是以御之之術進之也人主任將如造父之御馬也任何有不專而又何必於重哉抑有進於此者高帝大度斯留侯結知光武開誠故伏波委分營平計效魏相益親淮蔡功成晉公滋重主道由得豈獨好謀能任盡一將之能而已哉彼其謨謀帷幄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投如流水思若轉圜君相誠有以相得也不則一堂之上已不勝九閽之隔而欲望風逖聽之臣協心戮力以成功邊境之間此實難矣故明主能使將相不異謀臣主不異意精志灌輸曠然無所壅閼而一德之誼孚太平之基立斯廟堂事也愚生何足與知焉

問兵不識變難與應卒士所貴知兵者非因形制勝之難應卒難也夫兵有安危勝敗之形必先睹其形而爲之制此人人能明之矣今觀吳子應變六韜疾戰等篇其所發難辨博不可枚舉皆起于卒然者及覽九變九地車戰騎戰諸篇其意指亦互相發所謂勝者安者皆在敵敗者危者皆在我其來無形智不及慮如大兵倏臨士卒失伍伏甲四起險阻在前或絕糧援或掩單弱盜賊水火暴雨烈風不虞而至一何危

也然古有奉法不避能止相華之亂有奮身橫擊遄破契丹之圍棄地聽攻旋制強寇開門却灑終保孤城有先據北山有佯敗雒水有徙營避溺有除草救焚用能轉敗爲勝易危爲安又何奇也倉卒而應豈亦有法歟則於法何居焉間者吳越秦晉之間驕卒亂民往往脫巾鼓噪撼動主帥而滇寇蔚虜又皆突入竊發當事者靡不駭矣僉厥所繇抑有以致之否歟豈應之有機無貴於先圖歟諸士居平而籌之審矣其具以意對

天下之事可蚤計而預待者有知者盡能索之惟出於意之外有所不及圖則非上智不能辦也甚哉應卒之難也未睹卒之情而思應之無當也已睹卒之形而思應之無及也識不足以知卒之所由者惛也識誠辨之勇弗敢行者事之害也卒而起不測盡失其常度者亂也事機已移而無變計猶斤斤守常法者迂也此應卒之難也惟上智之士能觀卒之所由來而各以其勝應之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遷卒然至卒然應批瑕蹈郤靡不嘉然當於其機嗟乎此豈庸人拘士循一隅之路守一跡之指者所能辦

哉蓋所由勝之略淵乎微矣嘗觀吳子應變六韜疾戰諸篇所稱說不意事皆急難起於俄頃存亡制於呼吸車不及轉轂人不及步銷而變已萬狀固心目之所駭而循常之所不敢談者法皆豫爲之說若有成謀焉竊疑其爲過計而設不必然之說以弔詭也及觀孫子九變九地列山川險阻之形六韜車戰騎戰決生死勝敗之數以參驗于吳子乃知智計之士所見固略同矣質之往蹟若大兵倏臨士卒失伍靡沸之形見矣而祭遵偏於柏華奮氣一呼軍容頓整則法令素行也伏甲四起絕我糧援鷙發之氣阻矣而彥卿圍於秦州挺身橫擊契丹遂走則聲威遄振也暴寇侵掠敵鋒方銳未可與爭法宜惰而擊之皇甫嵩討梁州賊聽攻陳倉卒摧勁敵得其策矣大軍壓境內備甚虛不得妄出法宜疑而退之孔明待司馬懿開門却灑竟保孤城良於筭矣山高地狹騎仄車敬而與敵遇法所謂谷戰也趙奢先據北山秦師不得仰攻而却微奢則鼠鬬於穴勝豈遽分乎大澤廣洋輪傾轅沒而與敵遇法所謂水戰也韓信囊沙上流楚軍未及半渡而潰微信則龍戰於野難豈遽已乎暴雨時至舟梁不備溺而後救晚矣而裴行儉

徙營高岡避之雨至果違其害不然則于禁之七軍皆覆也茂草蓊穢敵燔上風焚而後撲危矣而馬燧除荆爲場待之火至反就其利不然則宋顗之葭葦並焦也之數子者皆迫而後動難而後起處凌遽之會而不驚當盤錯之衝而不亂卒能移安危於轂下變勝敗於枹端一何奇也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夫非常之原固非可以常情測也要以思通於玄解不鏡而自融慮發於圓機無轂而善運固自有獨聞獨見默往默來之奇矣今夫眯者不能見堵牆而離婁之目察於秋毫識具也洞燭宵行見影而惕熊渠射寢石矢沒羽焉氣厲也秦人登舟而怖越丈夫游三十仞之淵而安神暇也逢蒙射五十的以爲巧妄發而中毫芒以爲拙貴法也練於識者不可眩以形盛於氣者不可摧以猛寧於神者不可怵以害詳於法者不可窮以權故獸駭鳥起草障塵高闇者疑於形而我方以爲動靜之占也鼓鐸相望羽檄交馳怯者震於鋒而我方以爲警備之地也糧盡援絕湍急火飛躁者騷動不寧而我方以爲搏捽之便也變未接耳目事不載譜諜庸者怳忽失守而我方以爲決勝之斷也識能察機以贍行之暇能鎮物以略運之

故圭景未移而成箅舉旗鼓不易位而敵兵慴悋阻
膽其處安見夫應卒之難哉微獨應之而已且能因
卒爲用使卒反在敵而不在我因時制宜以敵爲師
陋衆于害以爲勝敗疾如彍弩勢如發機使敵情與
形鑒計與變左上下不相謀前後不相及首尾不相
收如此則卒反在敵敵方救死扶傷之不暇何暇謀
我而我又何卒焉故因卒爲用以卒勝也使卒反在
敵則是以暇勝也卒而能暇安往而不勝乎雖叅差
而後圖其安不若未危而圖之爲豫也敗而後計其
勝不若未敗而計之爲良也古人豈慕應卒之奇而
樂與敵爭不可必之勝哉蓋不得已而然要非治平
萬全之術也方今
聖明在宥德茂存乎十世威靈暢於九徼望首鐫耳
畢受纓縻山猺川蛮悉隸版圖方內熙熙樂生不見
兵革之事豈有一旦緩急如兵志所稱諸君子所遭
遘者哉然愚以爲天下無卒之形而不可無卒之慮
間者吳越秦晉之間頑民悍卒爲難一何發之遽也
浙兵脫巾譟于行間浙民乘之復譟于市秦卒戕主
帥則生難晉無歲又梗腹而思難至目上至亡等也
乃薊鎮以關門失防滇南以崔蒲不戒又告變矣夫

脫巾之亂甚於失行蕭牆之憂危於敵國暮夜之戎迫於水火林箐之阻險於山川天下方按堵無事而卒然之變已如此矣則何以飭衣袽之防周桑土之慮也夫士卒非素服習也兵甲非素堅利也城郭非盡巖險也將非知兵而兵非素有紀也猝有犬吠雞鳴之警將安所恃以制變乎夫應卒於已然則多事之時易平治之時難備卒於未然則多事之時難平治之時易何以言之多事之時日尋干戈故戰勝易而修備難平治之時應卒常疎而能蚤見預圖厭難未形銷萌未著則坐而治之耳嗟乎不乘今日之易以圖他日之難而待他日之難方思今日之易即使武侯畫策淮陰擊斷而馬服諸賢櫜鞬弭其左右猶懼不能無生得失也而況無其人哉夫變有發端釁有繇兆蠶咡應絃鯨魚感彗幾先著也晨炊蘊火救暍儲泉備先圖也誠使崇寬大黜貪殘修安養之政使元氣不泄于鍼芒則萑苻之難何繇萌清營屯贍衣廩嚴科役之禁使拊愛常均於醪纊則庚癸之呼何繇倡繕鄣塞治城隍明烽遠堠使戒備不弛於扃鑰則藩籬之阻疇得而踰之哉故愚謂應卒不如備卒蓋未卒而備卒乃不生即至而以有備應之將

萬應而萬不失也豈屑稱諸君子之奇哉是以聖主不乘危不徼幸觀於無形之變而豫爲之圖故能繫國祚於苞桑措四海於衽席也嗟乎惟此時爲然哉

對

王仲淹續經意指對

隋大業間王通氏嘗續經倣孔氏讀者莫察謹然非之至於今弗白也余曰續經之作通豈得已者哉夫馬遷幽於蠶室史記以成楊雄詘在下僚太玄斯著自古修文之士未有不激於所感者也通當隋之季世戎狄盛而中夏衰禍亂滋而仁義竭競清談者棄典禮崇玄諦者事虛無先聖詩書禮樂之化浸搖晦餞其不絕者殆如綫爾通生其時憤皇綱之不振慨風俗之日頹論道必稱帝王家居不廢周禮志可知已兩及長安奏策十二惓惓一念固苟有用我之心哉而卿相不投風雲未偶輒車西向垂翅東歸太平之基知其已矣乃始蒐羅往籍闡繹舊聞集九年之功究六藝之業是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蓋所以抒未遂之志發懷古之情扶植民彝綱維世教其自負非眇小也或者乃謂贊易之詞未知先天後天之旨高文武皇之制非有精一執中之傳曾劉

沈謝難以擬詩叔孫曹褒未足準禮而宋魏南北不可自列於孔氏之春秋也嗟乎皇風既邈帝澤寖微治具不張純懿斯替當是之時而欲詩叶雅頌文媲典謨抑已難矣昔者孔子存秦誓采桑中予桓文進吳楚蓋已預識夫升降之故而深致其不得已之情所謂雖聖人末如之何者也而漢之不足爲三王吾學之不足爲周孔通豈見之不審哉而道隨世變事與願違苟吾言之足徵亦斯文之攸賴爾是故續書尊七制之主幸仁義公恕之猶存也續詩備六代之俗仲尼三百篇始終於周之意也讚易申先師之旨也正禮樂旌後王之失也元經以續春秋代賞罰也其帝元魏亂離斯瘼亡所歸也五國具者猶衣冠之舊也嗟乎周公沒經制之迹湮孔子亡述作之業廢政令文章僅有此爾而通也撮其要綱理其墜緒若曰周孔以前其六經之道有如彼周孔以後其六經之道有如此得失互列而美刺之義彰正變相形而盛衰之由顯其志勤而言微憂深而思遠斯余所謂通之不得已者哉夫事與道交喪孰若紀事之猶眞也名與實俱亡孰若存名之未泯也矧其業承七世之傳家藏六籍之富少從學於四方不解衣者六歲

研精苦志豈無所得者哉其自謂論書取諸政大論詩取諸詩變論元經取諸皇極讀義則其學術所究遠有淵源而非私見獨聞無所依據者矣然則通其聖人乎曰通非聖人也而有欲爲聖人之志焉不已僭乎曰非所謂僭也夫摛篇而學其華飾句而摹其巧一言彷彿文士貴之爲其似也矧聖術寓千聖之心治道具百王之法於此而按迹以會理立言以協義綜貫名類昭揭彝倫斯其篤信聖人羽翼吾道志亦銳矣而顧以僭非之是世非唐虞可無治教人非周孔終喪斯文豈聖人公天下後世之意哉通之言曰吾于道屢伸而已聖明吾安敢處嗟乎今將以聖人自任者爲僭乎以伸道者爲僭乎味通之言而通之爲人可知已

原

原學

三代之上其學出於一致三代之下其學出於多岐此非獨士習之變亦其教之者異也夫學由教而入者也世教興則正學明世教廢則正學熄世使然也是故君子不憂學術之不明而憂教化之不立誠以教猶形也學猶影也形端則影正矣教猶源也學猶

流也源潔則流清矣是故三代而上之士學之爲正心學之爲修身學之爲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學何學也一聖賢之學也此無他君相之所責成師友之所講習非正學弗與也士即有畔於道者鮮矣三代而下或爲縱橫之學或爲刑名之學或爲權謀功利之學聖賢之學固決裂潰散而不可收拾矣此無他君相無責成師友無講習人人得爲異術士即有合於道者亦鮮矣故夫子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古今人之性一也奚學術若是頗異哉蓋倡之有源趨之有自始而習焉終而安焉而風俗之淳漓世道之升降恒必繫之矣是故執中之學明於唐精一之學明於虞君所倡也天民之學以化商思兼之學以化周相所倡也大成之學以淑春秋仁義之學以淑戰國師所倡也倡之而不得其道則識緯之學祇以諛新清談之學祇以弱晉而佛老之學亡唐新法之學亂宋其弊可勝言哉故學也者繫於教化而趨向不可不端通乎治道而擇術不可不愼蓋責成而講習之者君相師友之事也體驗而擴充之者學者自致之功也其功奈何本之孔孟以立其極遡之堯舜以研其精質之伊周以究其用而學三代以上爲

已之學焉斯所當自致者乎不然尋章摘句以爲富
擷英組華以爲工而曰學在是矣嗚呼是何以自別
於多岐之陋哉

說

荀卿非十二子說

天下之言未有不折衷於道者也言之岐多而道之
致一故惟知道而後可以知言蓋懸權衡而齊物鮮
不平者也坐堂上而論人鮮不斷者也若乃見道之
未融持衡之靡定而漫焉執衆說而臧否之則雖有
新天下之見聞人弗之附矣雖有高天下之論議人
弗之從矣何也其所折衷者非其平也甚矣知言之
難也昔者荀卿作非十二子而子思孟軻與焉夫其
非子思孟軻也未嘗無所據然而非其倫矣今夫它
嚚魏牟之言荒誕而弗經者也陳仲史鰌之言繆盭
而不化者也墨翟宋鈃之言汙漫而無章者也慎到
田駢之言支離而靡統者也惠施鄧析之言迂怪而
無實者也是數子者豈惟荀卿非之凡知道之士固
莫不詆其非者也是故謂其梟亂天下欺惑愚衆則
卿可得而言衆人可得而信也何也其非之者當於
道也至若子思孟軻之學果若是乎夫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繼孔子者子思孟軻而已子思作中庸孟軻道仁義其言皆根極性命宗本帝王淵然純粹然正確然可以俟後聖而不惑者也世之學者方尊信之不遑而況可非之哉而卿也顧非之曰其言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也是則卿可得而言人不可得而信者也何也其非之者弗當於道也夫使思孟而可非也猶將與它囂魏牟之徒有辨也而況可槩與之議哉自槩與之議而卿之說始有所阻焉而不售於天下矣蓋天下之言衆皆違之一人從而攻之者其說易行衆皆附之一人從而攻之者其說恒阻是故闍黎人莫不知其醜也指而憎之而人無異意也至於西子之美而亦與闍黎並憎之也而人始駭然而走以爲非瞽則狂矣荀卿之非思孟固天下所爲聞之駭然而走者也其言豈不過高而失平也哉原卿之意則不過以思孟之言詳於性命而略於綱紀稱述古昔而不法後王使當時之人疑焉而不得其說格焉而未覩其用爲與有責焉爾夫性命之淵微誠不若禮教之說易措也古昔之玄遠誠不若後王之制宜民也顧道一而已何顯微古今之有間也言天可以該人稽往所以

鑒後而況九經三重之大疆理學校之規又燦然指掌矣安得謂之閉約乎哉甚矣卿之言過高而失平也夫使卿未爲知道則其言無足恠者然而言則曰仲尼之道固知宗孔氏矣宗孔氏而非思孟何其見之自相左也雖然非子思孟軻之道而比於它囂魏牟之徒卿固不可謂知言也以舜禹仲尼之道自在而至謂奧窔之間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卿亦何可不謂之知言哉

八仙慶壽圖說

雲山宋公能郡丞之明年其子西岡君自上郡謁予京邸予延訊雲山公啓居狀知优健猶雲中時邊止宿與譚家誼者累日一日予自中祕還則西岡君秉軸以竣問握者何曰壽圖也展而玩之一老修容皓首龐然鶴背上八仙周回左右俯仰蹁躚備諸懽洽態信瀛洲方丈之奇致也問將誰遺乎西岡君曰吾父執有鳳山宋公者昔宦蜀今憩林下夫婦偕七衮矣子太學生輟自上舍歸養吾輩將持此壽其親予曰爲人父毋壽修幣進爵禮則然安用此圖西岡君曰事以跡侔意因象顯必繪此圖者肖上壽著羣情也予莞然嘆曰天下事徇象而忘意者何限哉此圖

其一闔矣夫人能餐霞飲露啖芝茹桃肖此老乎能馭白鹿跨青鸞上下雲漢肖此老乎能集瑤池讌會島羅羣仙足下肖此老乎一弗肖焉則圖自圖我自我奚相涉哉以其不相涉者肖人人又以其不相涉者自肖久而失眞安悟其非偶也嗚呼散久矣散久矣西岡君悵然自失曰敢將安出予曰天下事有眞有幻圖幻也我眞也今閱仙於圖則有其象而無其事求仙於理則無其事而有其情故世稱爲仙者非必託術黃老系籍喬松也俯不愧仰不怍優游逸豫履道引年斯夫節通得喪進退存亡之故若晝夜代乎吾前曾不營營汩汩爲世態役斯則形居乎方之內神遊乎方之外不必芝英桃實而有餘甘不必白鹿青鸞而有餘適不必瑤池蓬島而所涉皆樂境非所謂得仙之意而爲眞仙者哉是說也請因于以質雲山公雲山公必怡然當心也而有以壽鳳山公矣于是西岡君弁余言于圖而束之以行

解

七日來復解

七日來復者何以卦氣言也卦氣起中孚故坎離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各主一日

以三百六十交當三百六十日其餘五日四分之一者每日分爲八十分得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得二十分共得四百二十分以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則每卦各得六日七分也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正合六日七分之筭曰七日者舉成數而言耳此義之可通者也或者謂自姤至復凡隔七月而陽始來故曰七日來復變月言日欲見陽長甚速猶詩言一之日二之日也或又謂自今年之復至明年之姤凡歷七月而陽氣漸復故云然者要之皆非也夫自姤以來陽氣方消安得因其方消而遽圖其復也自復以後陽氣寖盛安得待其寖盛而後見其復也矧陽氣在天地間無間可息必待七月而後復微亦甚矣果七月而後復也則當直謂之七月矣又何必委曲其詞而曰七日也哉故復者繼坤而言非繼姤而言也蓋九月猶爲一陽之卦十月而純陰用事一陽不可得見矣然非盡泯也特以小雪之前其餘氣雖存而甚微小雪之後其生氣已萌而未著不成其爲體耳而其收斂包藏者如灰之有燼絲之有綫埋伏綿延以至於冬至而一陽之體成矣所謂環中趣也故謂之曰七日來復言自剝盡至復纔隔坤之一

卦而陽氣已即來復幸其不遠也此聖人扶陽之至意也譬之行道者焉剝盡者其出外時也坤在道時也復至家時也七日者其程期也方其在道未有所止故曠其宅而爲坤及其至家已有所歸故慶其來而爲復知行道之人不可以出外而遂謂其亡則剝盡之陽豈可以純坤而遂疑其盡夫陽氣不以純坤而盡則七日之說猶爲擬議之詞也而況可以七月解之也哉知此則知天理之在人心雖當不覩不聞之際而喜怒哀樂之端已存雖當牿亡反覆之餘而平旦清明之氣實未嘗息也存養省察之功在學者之自致何如耳其惟顏子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故欲飛迷復之凶者當學顏子之所學

引

具慶榮壽卷引

余初爲諸生則聞同郡文川李先生者褒然負文學名歲乙卯先生偕其子雲巖君試省闈諸校笑從雲巖君者最後進咸以父執嚴先生先生亦自謂行宜前毋遜也是年雲巖君舉進士先生喜曰吾雖北幸取償於兒顧吾志未竟庶幾天猶有意乎歸則益治篇牘又兩舉不利乃以久次貢太學時雲巖君已仕

宰無極有聲矣比先生需選而雲巖君自無極遷京
兆尹會有慶典先生暨恭人當封或勸先生毋拜且
謁選者先生曰天苟欲吾仕不令在吾兒後幸吾兒
蚤成此天欲吾兩人因貴於兒也豈必身自致之哉
遂拜命先生一子一女子既貴而壻馬君栢潭持臬
憲金有時名以是先生夫婦得安意恬愉而極爲人
父母者之驩
今上登極覃恩雲巖君官留都司寇大夫乃進封先
生司寇大夫配恭人時先生夫婦偕六袠矣壽益高
爵號益崇而神益王每坐堂上人望之若木公金母

然屬雲巖君考三載績北上將道家奉二親觴留都
諸縉紳咸爲聲詩贈之裒而成冊凡若干首名曰具
慶榮壽卷出示余余竟章誦之其詩渢渢洋洋則嘆
以爲衆韵備矣而諸賦詩者又皆當世之賢士大夫
也非所甚好慕者必不輕以其言予人非躬有令德
而處吉祥之實固無以名聞於賢士大夫先生讀書
篤行式穀其子而義不苟出退而修處士之高享封
君之逸其趣操過人遠矣而天厚其祉綸命再錫夫
婦金康斯令德之徵而吉祥善事也固宜動賢士大
天所慕好而予之以言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藉

令先生德疏而行微而無雲巖君爲之後徒白首而老諸生曷以稱焉人貌榮名非虛語矣雲巖君行持用以觴於先生於恭人因章章誦於前先生與恭人受觴而聽之卽揵金石而奏笙鏞不足以比其節所謂因貴於子而不必身自致之者獨在封爵間哉書以弁之

遐齡茂福卷引

侍御張君德孚余同年友也父封翁壽且七衮有客繪圖於冊以獻者侍御君以示王子令演其義王子受冊而閱之其目有五一椿萱金茂一海上蟠桃一桂子聯芳一麟閣動名因拜手言曰夫莊子寓言於大椿曼倩詭跡於桃實嘗氏侈桂林之盛謝庭標蘭玉之奇麟閣列股肱之佐托物建名意各有攸取也後世好事者歆艷其盛轉相稱引尊高年則以蟠桃方功業則以麟閣言者近訣聽者動色傳久失實辭不雅馴學士大夫所不道卽或引喻亦止一端良以矜詡溢情甚其實難副云爾惟封翁躋古稀之壽食鼎養之甘家嗣補衮於帝庭仲子曳裾於王室孫裔俊起封綍方新正不必問莊圃之春秋計蟠桃之花實誇榮於實樹埒美於麟臺而第覩于壽

考子孫之盛則其所繇致是者苟知已係於天者封翁稟受之全係于人者侍御君靖獻之責余聞封翁質樸冲夷里稱長者積慶既遠受祚宜隆壽考子孫天所命也至修名砥節直氣昌言出則糾察官邪奮澄清之烈入則賛襄帝德宣正直之猷則人不能得諸天子不能得諸父惟侍御君所自致已耳如是則麟閣勳名乃有其實又不但豸冠繡服以爲翁榮而已詩曰孝子不匱蓋必樹不朽之勳而爲親者亦托聲施於無窮茲乃所謂不匱之孝也遂列賛於首而敘其說諸縉紳士以詩歌贈者并次于左會侍御君將按部淮揚謀遣一介以進觴于庭下遂持以行

王氏宗約引

吾宗自上世以孝弟力田稱里中臨邑公而下益治詩書之業子姓遂用儒起衿弁游黌校者彬彬盛焉間業儒不就去就農畝亦醇謹節廉自好多士人君子之行耻與佻薄少年及屠兒販豎爲伍若其天性然也中更衰落悲父察兄相繼登世家訓陵替宗誼寖疎子弟隨俗習非漸乖禮教某爲此懼因咨于諸父昆弟議所以聯屬而誘掖之以成先德以洽宗盟而未有緜也會清明上塋宗人咸在爰即幕次聚族

而謀曰今我子姓人操一巵酒一盂飯望丘墓而奠獻者豈非以丘墓中人爲吾身所自出乎而丘墓中人亦有所自出故曰木有本而水有源也則祖先之謂也祖先之冢在上凡祔葬于下者皆其子孫行而奠獻有先後品物有豐嗇使子孫非慈孝則已如其慈孝必不忍先祖考食獨饗其豐豈所以安死者之心哉匪直死者不安而已人私其親同筵異設有不相推無不相貸乍聚乍散若適市門亦非所以敦生者之誼也約自今歲時展墓舉族畢會賦分治具以貧富爲差祭畢餕餘長少各以次就席倣古人燕私之禮焉庶於尊祖敬宗之中寓仁親收族之意四時之祭死者居歆一本之情生人攸睦其以昭宣先世之令德而衍其詩書之澤禮義之風詎不可垂之久遠繼續於無窮也哉諸父昆弟咸曰如約遂次其規如左

疏

辭鄉親奠賻疏

孤某謹白竊惟禮貴稱情尤宜從俗況喪本凶事不尚紛華時值荒年倍當減省自先靈歸里伏荷親朋弔奠率皆煑煠連席簽插高盤羅列餳糖陳設牲幣

甚至雕泥繪木粧成飛走之形剪綵銷金製爲花果之品耗難得之錢貨飾無用之儀文計財則屬虛糜論禮則爲僭越固死者所不敢享生者所不能安也目今塋域告成卜葬有日誠恐重損厚費再舉華筵將使富者竭貲貧者貸借有傷君子用財之義大失仁人哀死之誠禮制幾至于蕩然鄉俗何由而視傚敢茲控懇尚乞矜原儻辱送喪免勞辦祭夫炙雞絮酒古誼猶存白馬素車哀容可掬豈須備物乃見交情幸諒鄙衷共敦雅道孤謹白

勸立文會疏

僕與諸友生同里閈游共黌庠偶竊科名謬塵仕版每懷吾黨嘗念歸與茲幸廢閒數相接晤濟濟才美彬彬質文但師友之誼頗踈講習之功尚闕忠信而不好學往簡莫知取裁即其居無與行無徒豈樂介然獨立抑亦氣相求聲相應苦于倀焉靡從是用不揣迂愚僭申忠告冀自今以文會友翕敦研席之盟敬業樂羣共締切磋之約務痛祛其鄙恡期日進于高明庶衆善之相觀將多賢之輩出使人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則豈必商有天民覺其後覺僕雖委憊尚克交修若夫堵室春炊或艱於事育公庭賦詔間

迫于追呼一切轗軻無端齮齕則賴明察之長慈惠之師仰體國家造士之恩奉宣臺憲作人之指優恤其困苦俾志不分培養其精華俾氣不挫也僕當黽勉願與周旋諸友勗哉無自墮棄

正士人巾履疏

服美於人書以爲誡衣裳楚楚國風譏焉故大禹惡衣文王卑服孔子純冕季路縕袍卽古帝王聖賢身無加飾豈徒崇道德之潤抑以肅容止之觀服堯則堯服桀則桀胡可苟也邇來世教陵夷士風浮靡巾幗詭異衣履纖妍丈夫而襲婦女之裝士子而被倡優之飾耻心盡喪雅道淪亡轉相倣尤良可痛恨吾里唐虞故壤猶存儉嗇之風燕趙多豪羞作輕佻之態頗知禮而畏義不隨俗而習非乃項矜弁之中間有紈綺之子唐巾京履炫耀街衢鶴氅狐裘翱翔闤闠岸衆方指議而竊笑彼且靦面而招搖父兄不禁其冶游師友不匡其燕僻任情自恣名檢以之積瘵放心莫收學業因而漸廢失後生可畏之勢甘小人下達之歸蕩而無成悔之何及不佞忝託吾黨幸與斯文誠不忍狂簡之靡裁用敢忝髦士而交儆尚其澹泊以明志朴素以禔躬毋衣錦而存尚絅之心被褐而

珍懷玉之守貌思作肅服戒不衷務去泰而去奢毋
敗禮而敗度道充爲貴蔣篤實而光輝德盛日新自
高明而廣大豈須紛華悅目文繡章身也哉僭效忠
規庶懲陋習

復宿山房集卷之十六終